







第七

述史篇

阮逸

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

稱焉

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

焉

楚公作難賈瓊去之

楚難注見上

子曰瓊可謂

立不易方矣

常卦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

温彦博問知子

曰無知

彦博本以多知為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

問識子曰無識

不言如愚

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實其



然乎崇棟詩箋云汝深彦博退告董常常曰

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

帝之則雅謂大有一國

之作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

雅其周之衰乎左傳襄二而不淫乎

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

怨聽爾曰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

其周之盛乎鳥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

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

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大然亦不失其

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

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

遺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

曰周之盛也何衰乎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

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函詩爾按周

南關雎樂而不淫函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

必知樂此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賈

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文

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



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  
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  
董常習書書續告

於子曰吳蜀遂忘乎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

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

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

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

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

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

也少吳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異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

國也中原之

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謂並

是也吳蜀聖賢除之耶除吳子曰噫非中國不敢

以訓周孔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

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

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

云今政亂憂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必君且居先王之國都受先王之道建明堂

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陽



謂之何哉何為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

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

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子曰主中國者將非

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我聞有命

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則猶

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寔去尚董常曰

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帝子曰貴其時大

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子曰

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

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

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

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子曰非至公不及史

也以先王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

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子曰江東中國之

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

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叡自徐而卒不

貴貴猶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



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

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嘗有樹晉之

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及其

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

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

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

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叔

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

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

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

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

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

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

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其已亡則君

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

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叔恬

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



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

之志也通不敢廢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

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

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

期逝不至而多為血扶杜篇云匪載匪來憂

為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

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

喻已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

所以書五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

也未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

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

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

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制誌

衡臺閣上之分孝悌間里下之分是也制誌

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

于下也冊君求于賢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

也皆近於二典九誥始也善長在孟子四端為側隱問性子曰五

常之本也子曰繼之者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

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



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

教之乎教之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

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為則退藏於密不能盡

焉或力不足者斯止矣馬故不及則有不盡

謙辭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

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

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

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篡國君子振鳳翮而去之穆公所以來

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魏也

嘗暫暇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

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

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將譏人壽幾何也温

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

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

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

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齷焉自保



不足以發也

若伯夷叔齊是也

子曰降此則穿

窳之人爾

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祿如

穿窳者爾

何足及政抑可使備貞矣

若漢之張禹魏

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

子曰宗祖廢而氏

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

其祖所以親族

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

章可謂淫溺矣

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

文中子離席

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

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頽綱

詠古詩也

頽綱謂六朝文弊

子將之陝

河南陝縣唐置陝州

門人從者鏘

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門人乃退

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子

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

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孟子曰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

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

有常

答以家人卦大象詞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說子



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

曰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

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正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

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

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

而求更新是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

人事極矣薛收曰何

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

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

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

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

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

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

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勾踐是也有

始有卒難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

全也哉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



與適道未可與權 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

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

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

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倣

天下之動也爻効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

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收曰敢問六

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

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

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

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也子曰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

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

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

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

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易而竟未獲未獲已不知



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

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

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

子曰不可絕之接之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

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

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

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

天帝崩使漢祚不及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

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理然之董常曰子

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

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董常曰噫三極之

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

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

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

暇矣哉足以無為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

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



有道聖人藏焉

閑暇故藏

天下無道聖人彭焉

不辯

得已

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

乎

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

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

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貳謂異端

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

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

如有用我

者當處於泰山矣

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

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

董常曰將沖而用

之乎

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

假沖虛

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

簡易

言無為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為矣

杜淹問七制之主

曰有大功也

註見上

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

疑亡矣

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

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

或問楚元

王子曰惠人也

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

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

問河間獻王子



曰智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

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問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

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

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

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問東海王強何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

子曰義人也

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廢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

違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保終榮寵後明帝立蓋強讓之也故曰義

不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子曰婦人預事而有惠智仁義

漢道危乎

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大臣均權異之跋扈終危漢也

而魏命亂矣

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 儲后不順

而晉室墮矣

惠帝衰太子遹未加師訓而立果墮晉祚 此非天也

人謀不臧咎矣夫

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

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第七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

註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魏相

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為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畧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

子曰孰謂齊文宣曹而善楊遵彥也

北齊文宣帝高

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曹於為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似非曹楊懜字遵彥事跡

註見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

制度始備然有王虬不能用謂爾朱榮忠吾

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



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督將軍害靈

之刃殺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

名矣醉酒馳馬是汙迹也求人謂不密吾不

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董常問古者明

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

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訐也

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常曰濁而不穢清

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子曰出

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

爾有矣既泛言其道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

首之谿晉州有馬頰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

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雖伏

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威曰

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子曰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

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警警姚義曰其車

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



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弃其輔遠賢也實威

日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車度險曾不為意乎喻治國亦然

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終其意也既而曰

不可為矣言隋必亡不可救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

性言常道在乎事禮以制行行不可縱必樂

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

公之典禮神淹修孔父之筆法是往也易以知來生生不窮先

王之蘊盡矣蘊奧曠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

喆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

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

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

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

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

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

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

天下生亦足矣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

矣喆陟列反



也吳欽史傳不顯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

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牙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

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彼之非其處家也

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欣噏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

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

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

士婚禮三日不舉樂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

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

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

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元經有變也所行

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

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董

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

道皆歸乎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

大中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



尊王政

約之以禮法

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

事也

天命在周未改

元經天下之書也

罷侯置守天下為一國

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

無定國謂南北分名無一定也

不明謂僭號作也

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

歸此元經之事也

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

魏周隋合天下為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

董常曰執小義妨大

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

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

為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歟

子曰斯謂皇之不

極

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必執大弃小是謂大中

御河之役子聞

之曰人力盡矣

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

子居

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

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

極周道而已

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

孔子尚極

此說我小子敢暫捨哉

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周禮

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

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

所存乎

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

元經



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

得中國者為正朔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

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

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玄素出子曰有心乎

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竊謂非已

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況玄素有

於克已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

假之也父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

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

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

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

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為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

為君子善董常聞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

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為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

矣計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

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

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

以



激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子兵人也

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

正主庶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

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

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已

以及天下漸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

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

產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遊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

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煬帝幸江

都宮字文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

化及弒逆禮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

也斯已矣斯隋不能舉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

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

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正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正觀

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



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偷薄妾媵無數教

人以亂言弃古禮是掌教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妻妾媵各有等

降之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之本也子

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

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與

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謂子曰時異

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義策虞世基世南兄也

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遣使謂子曰盍仕乎煬帝時參

煬帝遇弒世基見害

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

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世基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罪死

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

冥矣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

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竊比我於仲舒

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弘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子曰吾不

仕故成業成所不動故無悔悔生不廣求故

得得足不雜學故明明道文中子曰凝滯者

也



智之螿也忿憾者仁之螿也織悻者義之螿

也螿螿蠹皆喻害物螿亡遇反螿從曾反又徒得切蠹都故反子曰元經

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

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下所蘊非我能至也

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

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

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

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竇

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

鯉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述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

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

是汝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行子贊易至觀卦

曰可以盡神矣盟而不薦可子曰古者進賢

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

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如是寡

怨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



心如臨空谷

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子讀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說苑

劉向撰三十卷

曰可以輔教矣

其說禮樂可子左右教化

之韓城

馮翊有韓城縣

自龍門關先濟

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為龍

今河中有縣

賈瓊程元後

從行

關吏仇璋

成

止之曰先濟者為誰

止二子問之

吾視其顙頰

如也重而不元

顙重之貌元昂也

目燦如也澈而不

瞬

澈清也瞬目曰瞬

口敦如也闕而不張

敦厚闕深也鳳

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

參參然盛貌

與之行俯

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

不懼

言狀貌皆異常人

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

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

躬鞠

謂卑俯守默謂泛應

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

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

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

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

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



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

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

退而求諸野矣野謂魚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

機易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詐

儉者矯時罕真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

不勸雖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

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明而毅故曰強矯仇

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

璋曰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

必先利人無苟說所悅必以道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善片

亦取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

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

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

以似之裳裳者華篇註曰似嗣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

擇可交則與交小人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故君子

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



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强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

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其易行

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

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

有爭但爭為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

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

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

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

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子

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

則天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

理得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

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

天理滅矣故曰無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

性此言昧人事也爾朱榮控勒天下註見

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子曰火炎

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



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子讚易至山附于

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將安之乎亂

道剝我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

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子見之曰美哉

兄之志也予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有子之

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

其會會謂理與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

小人但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

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道果艱

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叔

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

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

註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君子之於道也死

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

暑雨小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

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



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

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

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

無挺挺然立無訐訐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

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

四者與無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

以下人直在其中歟璋言讚易剝卦子笑而

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

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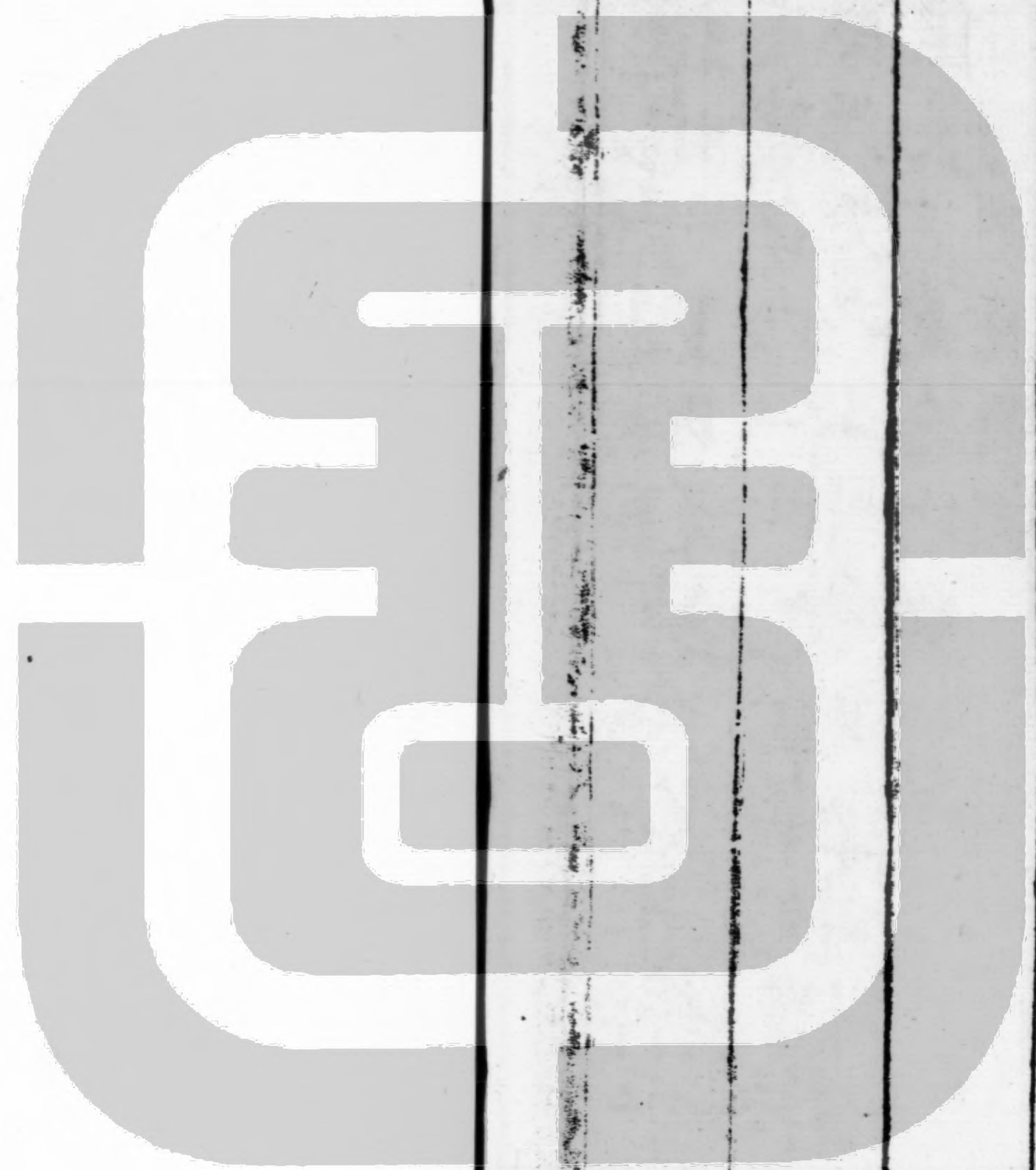
然嘉其狂念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言克念之必

中說卷第八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character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